歐陽修集/卷06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居士外集卷十六 ◄

歐陽修集
卷六十七·居士外集卷十七

► 居士外集卷十八

書七首

【上范司諫書〈明道二年〉】

月日，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。前月中得進奏吏報，雲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，即欲為一書以賀，多事忽卒未能也。

司諫，七品官爾，於執事得之不為喜，而獨區區欲一賀者，誠以諫官者，天下之得失、一時之公議係焉。今世之官，自九卿、百執事，外至一郡縣吏，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。然縣越其封，郡逾其境，雖賢守長不得行，以其有守也。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，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，以其有司也。若天下之失得、生民之利害、社稷之大計，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，獨宰相可行之，諫官可言之爾。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，不得為宰相，必為諫官，諫官雖卑，與宰相等。天子曰不可，宰相曰可，天子曰然，宰相曰不然，坐乎廟堂之上，與天子相可否者，宰相也。天子曰是，諫官曰非，天子曰必行，諫官曰必不可行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，諫官也。宰相尊，行其道；諫官卑，行其言。言行，道亦行也。九卿、百司、郡縣之吏守一職者，任一職之責，宰相、諫官係天下之事，亦任天下之責。然宰相、九卿而下失職者，受責於有司；諫官之失職也，取譏於君子。有司之法行乎一時，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，垂之百世而不泯，甚可懼也。夫七品之官，任天下之責，懼百世之譏，豈不重邪！非材且賢者，不能為也。

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，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：「我識范君，知其材也。其來不為御史，必為諫官。」及命下，果然，則又相與語曰：「我識范君，知其賢也。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，直辭正色麵爭庭論者，非他人，必范君也。」拜命以來，翹首企足，佇乎有聞，而卒未也。竊惑之，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，將執事有待而為也？

昔韓退之作《爭臣論》，以譏陽城不能極諫，卒以諫顯。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，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，修獨以謂不然。當退之作論時，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，後又二年，始庭論陸贄，及沮裴延齡作相，欲裂其麻，才兩事爾。當德宗時，可謂多事矣，授受失宜，叛將強臣羅列天下，又多猜忌，進任小人。於此之時，豈無一事可言，而須七年邪？當時之事，豈無急於沮延齡、論陸贄兩事也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。幸而城為諫官七年，適遇延齡、陸贄事，一諫而罷，以塞其責。向使止五年六年，而遂遷司業，是終無一言而去也，何所取哉！

今之居官者，率三歲而一遷，或一二歲，甚者半歲而遷也，此又非更可以待乎七年也。今天子躬親庶政，化理清明，雖為無事，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，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？然今未聞有所言說，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，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。

夫布衣韋帶之士，窮居草茅，坐誦書史，常恨不見用。及用也，又曰彼非我職，不敢言；或曰我位猶卑，不得言；得言矣，又曰我有待，是終無一人言也，可不惜哉！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，懼君子百世之譏，一陳昌言，以塞重望，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，則幸甚幸甚。

【與郭秀才書〈明道二年〉】

僕昨以吏事至漢東，秀才見僕於叔父家，以啟事二篇偕門刺先進。自賓階拜起旋辟，甚有儀。坐而語諾甚謹。讀其辭，溫密華富，甚可愛。視秀才待僕之意，甚勤而禮也。

古人之相見，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，乃取羔雁雉鶩之類致其意為贄。而先既致其意，又恥其無文，則以虎豹之皮、繢畫之布以飾之，然後意達情接。客既至，而主人必禮以答之，為陳酒殽、幣篚、壺矢、燕樂之具將其意，又為賦詩以陳其情。

今秀才好學甚精，博記書史，務為文辭，不以羔禽皮布為飾，獨以言文其身，而其贄既美，其意既勤矣，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。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為禮，獨為秀才賦《詩・女

曰雞鳴》之卒章曰：「知子之來之，雜佩以贈之。」取其知客之來，豫儲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，雖無此物，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。僕誠無此物，可謂空言之爾。

秀才年且少，貌厚色揚，志銳學敏，因進其業，修其辭，暴練緝織之不已，使其文采五色，澗澤炳鬱。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人，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，必有分庭而禮，加籩豆，實幣篚，延為上賓者。惟勉之不已！

【與張秀才棐第一書〈明道二年〉】

修頓首致書秀才足下。前日辱以詩、賦、雜文、啟事為贄，披讀三四，不能輒休。

足下家籍河中，為鄉進士，精學勵行，嘗已選於裏、升於府、而試於有司矣，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。然士之居也，遊必有友，學必有師。其鄉必有先生長者，府縣必有賢守長、佐吏，彼能為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。今乃越數百里，犯風霜，幹大國，望官府，下首於閽謁者以道姓名，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，何其勤勞乎！豈由心負其所有，而思以一發之邪？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，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，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？則足下之來也，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？得非磨光濯色，計之熟，卜之吉，而後勇決以來邪？

今市之門旦而啟，商者趨焉，賈者坐焉，持寶而欲價者之焉，齎金而求寶者亦之焉，閑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。洛陽，天下之大市也，來而欲價者有矣，坐而為之輕重者有矣。予居其間，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，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，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。今足下之來，試其價，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，而反以及予。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，雖知貪於所得，而不知有以為價也。故辱賜以來，且慚且喜，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，姑道此以為謝。

【與張秀才棐第二書〈明道二年〉】

修頓首白秀才足下。前日去後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，反復讀之，若《大節賦》、《樂古》、《太古曲》等篇，言尤高而志極大。尋足下之意，豈非閔世病俗，究古明道，欲援今以復之古，而翦剝齊整凡今之紛淆駁冗者歟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，甚有志者也。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，舍近取遠，務高言而鮮事實，此少過也。

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，為道必求知古，知古明道，而後履之以身，施之於事，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，以信後世。其道，周公、孔子、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；其文章，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。其道易知而可法，其言易明而可行。及誕者言之，乃以混蒙虛無為道，洪荒廣略為古，其道難法，其言難行。孔子之言道曰：「道不遠人。」言中庸者，曰「率性之謂道」，又曰「可離非道也。」《春秋》之為書也，以成、隱讓而不正之，傳者曰「《春秋》信道不信邪，」謂隱未能蹈道。齊侯遷衛，書「城楚丘」，與其仁不與其專封，傳者曰「仁不勝道」。凡此所謂道者，乃聖人之道也，此履之於身、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，豈如誕者之言者邪！堯、禹之《書》皆曰「若稽古」。傳說曰「事不師古」，「匪說攸聞」。仲尼曰「吾好古，敏以求之者」。凡此所謂古者，其事乃君臣、上下、禮樂、刑法之事，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！此君子之所學也。

夫所謂舍近而取遠雲者，孔子昔生周之世，去堯、舜遠，孰與今去堯、舜遠也？孔子刪《書》，斷自《堯典》，而弗道其前，其所謂學，則曰「祖述堯舜」。如孔子之聖且勤，而弗道其前者，豈不能邪？蓋以其漸遠而難彰，不可以信後世也。今生於孔子之絕後，而反欲求堯、舜之已前，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。唐、虞之道為百王首，仲尼之歎曰「蕩蕩乎」！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。及夫二《典》，述之炳然，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。其嚴若天，然則《書》之言豈不高邪？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，平百姓，憂水患，問臣下誰可任，以女妻舜，及祀山川，見諸侯，齊律度，謹權衡，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。孔子之後，惟孟軻最知道，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，畜雞豚，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。夫二《典》之文，豈不為文？孟軻之言道，豈不為道？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，蓋切於事實而已。

今學者不深本之，乃樂誕者之言？思混沌於古初，以無形為至道者，無有高下遠近。使賢者能之，愚者可勉而至，無過不及，而一本乎大中，故能亙萬世，可行而不變也。今以謂不足為，而務高遠之為勝，以廣誕者無用之說，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。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，以及乎中，則庶乎至矣。凡僕之所論者，皆陳言淺語，如足下之多聞博學，不宜為足下道之也。然某之所以雲者，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，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邪？幸足下少思焉。

【答西京王相公書〈景祐元年〉】

月日，某謹齋沐頓首，復書於相公閣下。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許州，獲賜書一通，伏讀周復，且慚且悸。修幸得備下吏，承寵光，日趨走於前，竊慕古人堂下一言之獻，思有所

陳，而恨愚無識，不足自效，徒抱區區之心者有日矣。昨以初去府，輒因奏記，陳己疏淺，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，以為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，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，顧寮吏宜有助，而闇懦獨無能之過以為謝；因又妄思一言之獻，以畢曩時區區之心，以為忠懇；又輒讚德美，願廣功業、益休問以為禱。其誠雖勤，其言狂惑，猶即蓍龜之神而再三黷，宜其拒以不應。伏蒙相公不即棄絕，猶辱以書，條陳曉諭以為寵，若其為賜也厚矣。然伏讀求繹，似有未察其誠得，敢一終其說，以逃責焉。

某聞古之為政者，必視年之豐凶。年凶則節國用，振民窮，奸盜生、爭訟多，而其政繁。年豐民樂，然後休息而簡安之，以復其常。此善為政者之術，而禮典之所載也。凡某前所陳者，亦不過如是而已。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，災沴消息，風雨既時，耕種既得，常平之粟既出而民有食，關西之運既重至而軍不乏，不旱不蝗，下民樂利，天子不憂慮。能如是，然後務大體，簡細事而已，豈有直以鎮俗救民愁、無為置軍食之說邪？伏惟詳而察之。

昔者孔子嘗為委吏，必曰稱其職而已。蓋苟守其官，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。伏惟相公所賜之書，有居官不出位之言，有以見君子用心也。然某之所陳，非謂略一邦之小而不為，須四海之廣而後施，以棄職而越思也。蓋願乎進德廣業，思以致君而及天下，不以一邦而止，既禱且勸之辭也。

噫！士之至賤，敢以言幹其上者，有三焉：不量輕重之勢，不度貴賤之位，必爭以理而後止者，此直士也；蒙德思報，不計善否，務罄其誠而言者，此知義之士也；其言乖謬，不合道理，問不及而自僭者，此狂士也。然直士之言雖逆意，宜思而擇，報德之言雖善，原其心之所來，宜容而納；狂者之言既狂矣，宜不足與之辨。某，士之賤者，敢有幹而雲者，於斯三者有其二焉。伏惟相公擇之納之，不足與之辨而絕之，惟所賜焉。

【投時相書〈景祐元年〉】

某不佞，疲軟不能強筋骨，與工人田夫坐市區、服畎畝，為力役之勞，獨好取古書文字，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為，與古之車旗、服器、名色等數，以求國家之治、賢愚之任。至其炳然而精者，時亦穿鼿盜取，飾為文辭，以自欣喜。然其為道閎深肆大，非愚且迂能所究及。用功益精，力益不足，其勞反甚於市區畎畝，而其所得，較之誠有不及焉。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，勤心而為道者至之難歟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，則復漸聖人為山一簣止焉之言，不敢叛棄。故退失其小人之事，進不及君子之文，茫然其心，

罔識所向，若棄車川遊，漫於中流，不克攸濟，回視陸者，顧瞻徨徨。

然復思之，人之有材能、抱道德、懷智慮，而可自肆於世者，雖聖與賢未嘗不有不幸焉。禹之偏枯，郤克之跛，丘明之盲，有不幸其身者矣。抱關擊柝，棲惶奔走，孟子之戰國，揚雄之新室，有不幸其時者矣。少焉而材，學焉而不回，賈誼之毀，仲舒之禁錮，雖有其時，有不幸其偶者矣。今以六尺可用之軀，生太平有道之世，無進身毀罪之懼，是其身、時、偶三者，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。獨不至焉，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，亦勉之未臻歟？

伏惟明公履道懷正，以相天下，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，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，賢者任之以能，不賢者任之以力，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，皆適其分而收其長。如修之愚，既不足任之能，亦不堪任以力，徒以常有志於學也。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，因自顧其身、時、偶三者之幸也，不能默然以自羞，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贄閽人，以俟進退之命焉。

【與范希文書〈景祐元年〉】

修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。自去歲在洛陽，聞以言事出睦州，及來京師，又知移常州，尋復得蘇州，遷延南方，歲且終矣。南方美江山，水國富魚與稻，世之仕宦者舉善地，稱東南。然竊惟希文登朝廷，與國論，每顧事是非，不顧自身安危，則雖有東南之樂，豈能為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：若夫登高以望遠，飲旨而食嘉，所以宣輔神明，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。

為別久矣，所懷如何？自古言事而得罪，解當復用。遠方久處，省思慮，節動作，此非希文自重，亦以為天下士君子重也。謝希深學士丁家艱，將謀南歸。有少私事須托營辦，因通區區之誠以問左右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